

书林
漫步

蒋瑞藻笔下的福尔摩斯

◎祝淳翔

浙江诸暨人蒋瑞藻(1891—1928)自20岁起编纂《小说考证》，陆续刊于上海《神州日报》，1913年由广益书局出单行本。1915年完成正编十卷，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后增辑续编五卷及拾遗一卷，于1919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合订本。鲁迅先生对之有所褒贬，称其“取以检寻，颇获裨助；独惜其并收传奇，未曾理析，校以原本，字句又时有异同。”

在该书拾遗卷中，谈及福尔摩斯探案《归来集》里的《跳舞小人案》。蒋氏引及：

数年前有疡医某，雅好文学，岐黄之外于书无所不窥。一日天雨，枯坐无聊，披阅旧年杂志以自遣，忽于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五月《圣尼古拉司杂志》第四百三十九页，见有题曰《小鬼之语》者，乃一短诗，全诗不着一字，惟绘以小人作种种舞蹈状，或俯或仰，或左或右，无不毕备。翊月杂志第五百二页载有详解，按图索骥，始知其诗为有名之童谣，其词为：“一滴水一粒沙”云云，比较而观，志中之小鬼，及案中之小人二书出版相去仅三十年，虽所代之字母不同而小人之形状则一。某意必有人曾以此事为柯氏言之，而柯氏据为己作也，乃寓书柯氏，略谓：君之密码已属三十年之旧物，似无足奇，且告以后此撰著，毋刺取古籍中事，词极委婉。柯氏得书即以半辨尼明信片报之曰：“某君鉴，此特不谋而合耳。”柯南达利复。笺既寥寥数字，而邮资复不足须受书者补给，某怒，亦以半辨尼之明信片答柯氏曰：大札诵悉，详察之决非偶然耳。

大概的意思是，某外科医生从1874年5月号《圣尼古拉司杂志》上见到一首短诗，题目是《小鬼之语》，使用与福尔摩斯探案集里近似的跳舞小人符号，又在下月同一杂志得到答案，原诗为著名童谣，遂致函柯南道尔，委婉地提醒他不要抄袭。而柯则写欠资明信片回答，辩称只是不谋而合，成功激起那医生的怒气。

蒋在这段引文之末写明出处，为“幼新笔记”。经检索，实录自《小说新报》1918年第9卷第4期上《柯南达利文学上之嫌疑案》一文，为译文，幼新是译者，原著者为：Lyndon Orr。经校读，此文果如鲁迅所言，略有改写。

今检刘臻译《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新注释本）》（同心出版社2013），《跳舞的人》篇中注释第118条：

关于艾尔茜父亲使用的独一无二的字母表的来源问题存在好几种理论。……林顿·奥尔在《文人》（1910年4月）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这种密码基于“不停休小鬼的语言”，它使用了棍形人，刊登在1874年6月号《圣尼古拉斯杂志》上。

正是那《小说新报》译文的源头。可知浙江文人蒋瑞藻竟与几十年后注释者的关注点不谋而合。

书边
杂写

“鲁迅”与“曾迭”

江南可

1919年，李大钊在《每周评论》所发表的《混充牌号》中指出，“世间有一种人物、主义或是货品流行，就有混充他的牌号的，纷纷四起。王麻子的刀剪好用，什么汪麻子、旺麻子、真王麻子、老王麻子闹个不清”。而文艺界自亦不能免俗，据端木蕻良说，“20世纪30年代，文艺界有混淆别人名字之风，如有人故意用‘曾迭’的名字写坏文章鱼目混珠，使人误以为鲁迅所写”，上当受骗不乏其人。正如《北洋画报》1934年第22卷第1082期“人渣”《鲁迅与王麻子》所述，“敝友某君眼患近视，亦素好鲁氏文章如渴者，日前于忙中偶过市场，瞥见书摊上陈列上海某新出版社所印定期刊物数种，每期目录下皆有鲁氏名字，喜出望外，尽购而归。及开卷细阅，乃知有误，盖所见之名乃貌似鲁迅之‘曾迭’二字也。某君乃大骂其为文坛之汪麻子不置”。

这个“曾迭”即周壬林，乃周桂笙之子。其1931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后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1933年9月，在《晶报》控告《十日谈》“侮蔑本报”案件之中，周壬林是“代表邵洵美声明并非《十日谈》主办人”的两律师之一。工作之余，周壬林以“曾迭”作为笔名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些刊物既有沪上名刊《论语》，也有“某新出版社所印定期刊物”即第一出版社《人言周刊》《十日谈旬刊》。虽然周壬林之命名“曾迭”是否为了故意“鱼目混珠”不得而知，且其文也未必不是端木蕻良所批评的“坏文章”，然其数量则非常地可观。

对于鲁迅，周壬林谈不上推崇，1936年7月，他以《鲁迅和广告的始终》一文批评鲁迅“起先嘲笑人家，后来自掴其颊”。两月以后，鲁迅去世，周壬林却是送殡者。1939年1月，《鲁迅风》在上海创刊，意在继承鲁迅的战斗精神与杂文写作，却不承想引来许多抨击，“有曾迭其人，横施攻击，洋洋大文直继续了一星期之久”。

书评
书话

还是正确的。

《黄媛介年谱》前言里说：“目前所能见到的黄媛介许多作品中，以《离隐歌》最具社会意义，几与汉魏时期蔡文姬的《悲愤诗》相媲美。”这应该是没弄明白原诗自序“庶几免蔡琰居身之玷”一句的含义。《离隐歌》所反映的“战乱中流离失所”的情形似乎类似《悲愤诗》，可其诗歌形式、叙事结构、语言风格显然更接近涉及“安史之难”的《长恨歌》。



《冰雪女皇》

插图选(2)

凯瑟琳·贝费利和
伊丽莎白·艾伦德 绘

小舞者在叶子上跳舞。



妥协与对抗

王升远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二战虽已过去，可地球上战争每天都在发生。日本的战争时代似已不再，但作为一种历史遗产，战争式的思维是否随之远去？曾发生在二战时期的悲剧会不会重现，发生在世界的其他角落？

我的女性史

[法]米歇尔·佩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代表着以作者为核心的妇女史初期的研究思路与问题意识。作者揭示了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中的隐形贡献，批判了“女性沉默于历史”的偏见，为重构更完整的历史叙事提供了方法论范例。

微笑革命

[英]科林·琼斯

上海教育出版社

直到18世纪晚期的法国，西方文明才发现了微笑的艺术。作者从艺术史、文学、文化科学史、医学和牙科出发，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独特又不为人知的故事——西方文明的中心的面部表情。

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

[日]岸本美绪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论述了清朝经济环境（物价高低、赋役轻重等）的长期性变化；通过物价与经济格局之间的波动，论证了不同时期人们选择不同经济观的历史必然性，在对物价的分析中以冀接近当时的经济模型。

黄媛介长诗《离隐歌》

◎叶沃若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里有一节，写到柳如是的闺密黄媛介。由于“未能得见”她的长诗《离隐歌》，仅凭别人摘抄的“歌序之文”，对其“乙酉逢乱被劫”的经历有所推测。

这首《离隐歌》曾被收录在清顺治八年（即一六五一年）刻本《扶轮续集》里。二〇一五年，《扬州大学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中首度影印此书。新近面世的《黄媛介年谱》，又据影印本过录全诗。

《离隐歌》原是一首七言歌行，全诗一百八十六句，详细叙述了作者当年逃避战乱的种种境遇。陈寅恪怀疑黄媛介在嘉兴沦陷后“为清兵所劫”，但按原诗记载，她是在破城之际与丈夫孩子一同逃离的。自序所谓“被劫”，其实是逃难途中遭到村民和水贼的劫掠。陈寅恪以“当日一般情事”来做推测，与事实不符。不过，他认为黄媛介“以离家为隐遁”，作诗旨在自证清白，大抵